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
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實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
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
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
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
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
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

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
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亾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
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
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

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

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實以爲狂華生枯木

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
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
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
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
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
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爲平原王納
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爲后后本久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崇華殿灾
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問高堂

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
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
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
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
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
於此有所營造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
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
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
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
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
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摠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
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
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
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
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
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
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
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
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

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
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噐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縊殺太子也子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官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苟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與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灾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
亾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

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亾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

晉書卷之七
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
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
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灾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
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
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
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
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凶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孰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
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其爲傷露非也按劉向
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
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
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

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

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

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
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
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
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
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
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弗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颺起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家多
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
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
防守甚嚴至明且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
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
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
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
柔百神亾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
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
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冥是
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
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
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翼兗徐豫四州水出沒
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
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
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
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
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
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
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

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

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濟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

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慢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
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
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
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
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
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
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

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迹
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
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
浩桓温謝尚皆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

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
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
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温
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楊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

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

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

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末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

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

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

是時政事多弊地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

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
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
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
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齒相望江左
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
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
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

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
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
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
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
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
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
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
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
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
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_音鳩_音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
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滯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或有或亾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
毀故有雞翹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
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
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
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

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翹鼻痾說以
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
爲金所病故致羊翹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
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翹與
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

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
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
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
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
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
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
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
高其功而慮其亾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于
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
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
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
廡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
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
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

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衰
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
雨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
以凶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於也
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
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

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
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
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
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
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
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

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

爲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末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亾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亾長狄見臨洮爲秦亾之禍始

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亾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旣作身隨之亾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亾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亾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二年之喪者徃徃有致毀以死諸葛惠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亾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

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于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屨及爲羗煮貂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羗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亾天下是時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

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于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
至宋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
弥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
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弥甚者言天下無
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宋嘉之後
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
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
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紛識者曰紛者在首爲

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紛臣道上侵
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
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
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
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
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
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
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亾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亾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叅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

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鵠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

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鵠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

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
狂慢不肅故有雞翹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
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
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
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
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
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
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畜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
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
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
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
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旣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器耗無樂賢之心故此堂

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二十七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迪

狄音

處生

伏音

眊

反息

為

零

紛音

勑

協音

頰

音

靈

本

鈴

零音

掛

買

反

又

塾

字

野

蕙

甫

上

所

甲

反

絺

反

丑

林

珧

遙音

統

都

敢

其

逆

析

託音

眊

反

莫

報

姁

老

武

酣

反

隼

反

思

井

恣

反

許

丈

加

昭

穆

韶音

東

莞

官音

問

反

舉

求

航

反

胡

郎

艘

反

蘇

曹

燠

於

六

霽

地

莫

弄

反

天

氣

下

迺

音

禍

同

與

豸

反

池

爾

剽

反

匹

妙

倮

反

郎

果

悛

反

此

緣

營

音

休

正

反

又

酤

音

反

藪

薛音

劇

摩音

褻

反

一

宵

貊

音

炙

反

之

夜

紉

反

與

帕

同

反

胡

結

斂

徒

猥

屨

音

總

衰

二

音

崔

梢

反

七

遙

桴

反

扶

晉書

卷

七

義

殮

力念反

菰

音菰

葆

音保

而玘

音起

媪

鳥老反

蚩

武庚反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飜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

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
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
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
有犬羆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
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痂金色白故有白眚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
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
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
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
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
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
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
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亾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
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
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

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真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末熙後王室漸亂永嘉

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
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
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勲故雖公
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
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
爽故帝旣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

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末厥祚又其應也語
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亾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
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
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
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
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價灼百
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
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

晉書卷之八十八 志十八 四
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色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未始未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末帝遜位出末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

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於極麗至元康中卒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温亾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亾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弥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踈上

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

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
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
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
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
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入滿朝不被親
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重所以無年不
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飢米

斛萬錢因此氐羗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飢疫
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

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
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
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
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
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賊害

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
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
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寬
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
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
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
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

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
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
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

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

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

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
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飢自永和至是嗣主幼
冲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
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飢

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
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
彭城頗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

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

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飢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

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

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

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柰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

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垵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子垵後聰恪故吏收歛求之此垵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龍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鼃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
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亾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
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
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
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
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
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

自吳亾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意
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
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
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末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
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
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
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

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将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旣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漣漣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

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狗作由是越惡晞奪其
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
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
破換敗吳興覆甌甄案白者晉行坑噐有口屬瓮瓦
瓮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
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
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
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木
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
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
敗吳興覆甌甄甄噐又小於甌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
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
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
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

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上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
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
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

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
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
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
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韉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
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韉死之明日南方獻甘
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
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
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
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
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
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
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
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
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
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
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
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
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捨龍喉龍喉喝復喝

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麥粳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捨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

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全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蘆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

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
曰聞歎聞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
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
期欲與官聞聞歎之應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頤之慶
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
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
石頭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
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
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
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
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
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
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
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

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
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
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
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
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
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
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
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
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
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蠮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
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
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
麇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
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
策試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
曰塵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

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旣衰弱藩王相讚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飢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灤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無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盖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

魁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青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

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

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亾京房易傳
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未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
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
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
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亾之徵案占此白祥

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
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
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
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末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
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
也之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

方鎮屢革邊成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龍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

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搗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

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羴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亾陪亾卿不明爾德以亾背亾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亾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羴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過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過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亾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亾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亾如所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亾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賈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

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亾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末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末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

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蠓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

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
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未久之葉
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
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
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
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
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
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
吳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
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
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
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
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池按劉向

說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鷖於衛國李盖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

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
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
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
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聞墮泗水
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
此羽虫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
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
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
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虫之孽又黑
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
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
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
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
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
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凰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虫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閭闔門天戒若曰閭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旣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

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虫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癩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末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鶩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

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
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
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
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
舍亦獲焉此羽虫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
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
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
祥先見也二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污萊

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不
求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按劉向曰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
羽虫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鷗尾又巢
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
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
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

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散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虫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羴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羴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青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亾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徃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賊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爲寃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像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
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
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
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
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墮肉之旁是時劉聰納
劉殷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
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墮肉諸妖其皆
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晉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二十八 西爽堂刻

音義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蝟音唐 蟾音華 炕音浪 箱音淹 螽音終 欬音嗽 嗽音蘇 豆音反

稗

反旁賣

賈

音買

枇

杷

毗音

膠

居

輓

於

反

字或

螯

音釋

樟

諸良反

木也

仆

赴音

泓

鳥宏反

鵜

提胡

汗

澤

鳥音

共

公

恭音

穀

反苦候

吻

反武粉

驚

秋音

帆

牆

二音

瘤

留音

汗

萊

鳥來音

鷄

與

同本亦

作鴉

猗

於離反

咋

助陌反

又

淖

奴效反

濬

眉隕反

賕

求音

委

蛇

透音



